

欽定禮記義疏卷第四十三

玉藻第十三之三

凡侍於君，紳垂，足如履齊。頤，雷垂拱，視下而聽上，視帶以及袷，聽鄉任左。齊音咨，本又作齋。頤以支反。雷力救反。袷居業反。鄉許亮反。

正義

鄭氏康成曰：紳垂則磬折也。齊，裳下緝也。袷，交領也。

孔氏穎達曰：謂臣侍君法也。凡者，臣無貴賤皆然。紳，大帶也。身直則帶倚，磬折則帶垂。身折則裳前下，緝委地。故行則足恆如踐履，裳下也。雷，屋簷。身俯故頭臨前，垂頤如屋雷垂拱者，拱，沓手也。身俯則宜手沓而下垂也。視下者，視高則傲，故下矚也。聽上，謂聽尊者語，宜諦聽。視帶以及袷者，視尊者之處也。視君之法，下不過帶，高不過袷。故曲禮云：凡視上於面

則倣下於帶則憂是也。聽上及聽鄉任左皆備君教使也。鄭注少儀曰。立者尊右。則坐者尊左也。侍君之時君坐故侍者在右。是以聽鄉皆以左爲任。謂以左耳近君也。輔氏廣曰。垂而必拱。不盡垂也。

存異

孔氏穎達曰。仰頭而面鄉上以聽之。

案視下聽上。只承頤雷垂拱。總言其身容之俯。蓋人之耳目本平。頭俯則見其目卑而耳高。視下而聽上矣。孔反謂仰面非也。

凡君召以三節。二節以走。一節以趨。在官不俟屨。在外不俟車。

正義

鄭氏康成曰。節所以明信。輔君命也。使使召臣急。則持

二。緩則持一。周禮曰。鎮圭以徵守。

孔疏。典瑞文。謂徵召守國諸侯以鎮圭。

其餘

未聞今漢使者擁節

案周禮地官掌節掌守邦節而辨其用以輔王命

必有執授之

者官謂朝廷治事處

案考工記外有九室九卿治之此其地也

不俟者趨君命也

孔氏穎達曰此論臣被君召之儀節以玉爲之君使召臣

隨事緩急急則二節臣故走緩則一節臣故趨也外謂其室

及官府也在官近不須車故言屨在外遠故云車庾氏曰謂

急緩不出於三耳不謂節盡於三也應氏鏞曰豈終跣足

而徒步哉倉猝承命而屨與車隨之而後耳余氏心純曰

以趨以走一節二節之所異不俟屨不俟車一節二節之所

同皆敬承君命也

通論

方氏慤曰孟子言旌以招大夫旂以招士皮冠以招虞

人皆召以節之義也凡趨疾於行走又疾於趨

圖君召以節爲信。節以三爲度。禮也。然臣之奉君命弗違。不待三也。雖二節以走矣。不惟二也。卽一節以趨矣。

士於大夫不敢拜迎而拜送。士於尊者先拜進面。答之拜則走。

正義

鄭氏康成曰。不敢拜迎者。禮不敵。始來拜則士辟也。疏

大夫詣士。禮既不敵。故士不敢迎而先拜。大夫雖拜。士則辟之。士往見卿大夫。卿大夫出迎。

士亦辟也。孔氏穎達曰。此明士於尊者之法。而拜送者。按

儀禮鄉射鄉飲酒。公食聘禮。但是主人送賓皆再拜。賓不答。

拜。鄭注云。禮有終故也。士於尊者謂士詣卿大夫。卽先於門

外拜之。拜竟乃進面。親相見也。答之拜則走者。若大夫出門

而答拜士。士走辟之也。輔氏廣曰。拜迎則勞尊者之答已。

拜送則盡己之敬。

存疑方氏慤曰尊者不必大夫。凡在已上者皆是。

士於君所言大夫歿矣。則稱諡君字。名士與大夫言。名士字大夫。

正義鄭氏康成曰君所大夫存亦名。孔氏穎達曰此論士

於君及大夫之所言羣臣之法。君前臣名。若大夫已歿而士於君前則稱諡。無諡則稱字。士賤雖已死猶呼名。若士與大夫言及他大夫士。士呼名。大夫呼字。若大夫士卒。則字士。諡大夫。應氏鏞曰大夫歿而舉諡與字。所以體君尊賢貴貴。隱卒崇終之心也。陸氏佃曰春秋書孔父夷伯。此歿矣則稱字之證。

案君所與大夫所異其地也。言大夫言士。異其人也。言大夫

同而或歿或生異其時也。禮卽因之異。惟其宜與稱耳。士與君大夫言名士。自卑其類也。與大夫言不名大夫。敬大夫之類也。

於大夫所。有公諱。無私諱。凡祭不諱。廟中不諱。教學臨文不諱。

正義鄭氏康成曰。公諱。若言語所避先君之名。祭廟不諱。謂

祝嘏之辭。中有先君之名者。凡祭羣神。廟中上不諱下。

孔疏有事

於祖則不諱父。有事於父則諱祖。

教學臨文不諱。爲惑未知者。

孔氏穎達

曰。士及大夫言。但諱君家不自私諱父母。敬大夫故不重敬也。教學卽師長也。若諱則疑誤後生。臨文謂簡牒及讀法律之事。諱則失於事正。

通論方氏慤曰。曲禮言君所。此止言大夫。舉卑以見尊也。此

言教學。曲禮不言以詩書見之也。凡祭則廟在其間而重言之者。廟中上不諱下。與凡祭異也。曲禮不言凡祭。舉親以見疏也。

案禮入門而問諱。敬人之親。猶己之親。以廣孝也。是入大夫之門。必諱大夫之諱。卽入士之門。亦必諱士之諱矣。而於君所無私諱者。當君之前。稱己之祖父。必曰先臣某。雖已易名。不敢稱諡。以尊君也。若它大夫既歿。則稱諡若字矣。在大夫之所。當大夫之諱。而曰於大夫所有公諱者。君之諱必諱之。君之尊無往而不在也。至它大夫之諱。似可不諱。然大夫尊亦不斥其名。故曰於大夫所字大夫也。若士之所。則亦諱士之諱。若於君於大夫所。雖此士在不諱之。士卑也。孔釋私諱

爲自父母甚明。而宋元諸儒必曰大夫之諱皆不諱何耶。

存異孔氏穎達曰崔云無私諱謂伯叔之謂耳若至親則不

得言。

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趨以采齊行以肆夏周還中

規折還中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故君子在車

則聞鸞和之聲行則鳴佩玉是以非辟之心無自入也。徵張里

須反本又作趣齊鄭作薺疾私反還旋通中竹仲反折之設反鏘七羊反辟僻通

正義鄭氏康成曰君子士已上也玉比德焉。孔疏詩秦風言

玉聘義溫潤而澤仁也至乎尹旁達信也是玉以比德也徵角宮羽謂玉聲所中也齊當

爲楚薺之薺采齊路門外之樂節。孔疏路寢門外至路門謂

爲至應門謂之趨孔疏爾雅室中謂之時堂上謂之衿堂下謂之步中庭謂之走大路謂之奔此對文

耳。若總言之門內謂肆夏登堂之樂節。孔疏。路門內至堂謂之行。門外謂之趨。

夏詩周還反行也。宜圜。孔疏。反行謂到行反而行。假合從北嚮南或從南嚮北。折還曲

行也。宜方。孔疏。曲行謂屈曲而行。假令從北嚮南行。曲折而東嚮。揖之謂小俛見於前

也。北疏。行前進則身小俯。揚之謂小仰見於後也。孔疏。卻退還行則身微仰。鏘聲貌

鸞在衡和在式。孔疏。韓詩外傳文此謂平常所乘之車。若田獵之車。則鸞在馬鑣。故秦詩注云置鸞於鑣。

異於乘車。自由也。孔氏穎達曰。自此以下。廣明佩玉之事。聶

氏崇義曰。舊圖上有雙衡長五寸。博一寸。下有雙璜徑二寸

衝牙長三寸。朱子曰。上橫曰珩。下繫三組貫以螭珠。中組

之半貫一大珠曰瑀。末縣一玉兩端皆銳曰衝牙。兩旁組半

各縣一玉。長博而方曰琚。其末各縣一玉。如半璧而內向曰

璜。又以兩組貫珠。上繫珩兩端交貫於瑀而下繫於兩端。行

則衝牙觸璜而有聲也。方氏懋曰。中規仁也。中矩義也。環佩以玉爲之。陽精之所生。鸞和以金爲之。陰精之所成。陽主仁。陰主義。君子存心以仁。故行則鳴佩玉。制事以義。故在車則聞鸞和之聲。有仁義。則所習者是。所從者正。是以非辟之心無自入也。心內也。而言入何哉。蓋心雖在內。有物探之而出。及其久也。則與物俱入矣。朱子曰。周還是直去。却回來。其回轉處。欲其圓如規也。折還是直去了。復橫去。如曲尺相似。其橫轉處。欲其方如矩也。又曰。五音無一。則不成樂。非無商音。但無商調。先儒謂商調是殺聲也。吳氏澄曰。徵謂聲中林鐘角。則中姑洗也。宮謂聲中黃鐘。羽則中南呂也。林鐘爲徵。陰聲之首。故居右。徵三變生角。角閒一律與徵近。故

以徵配角。黃鐘爲宮。陽聲之始。故居左。宮三變生羽。羽間二律與宮近。故以羽配宮。

通論

孔氏穎達曰。鄭注樂師云。行謂於大寢之中。趨謂於朝

廷。然則王出旣服至堂而肆夏作出路門而采薺作。其反入至於應門路門亦如之。此謂步迎賓客。王如有出車之事。登車於太寢西階之前。反降於阼階之前。

陳氏祥道曰。書傳

曰。天子左五鐘。右五鐘。出撞黃鐘。右五鐘皆應。然後大師奏登車。告出也。入撞蕤賓。左五鐘皆應。然後少師奏登堂就席告入也。周禮樂師。行以肆夏。趨以采齊。自其出言之。出撞陽鐘。而陰鐘應之。動而節之以止。則無過舉。入撞陰鐘。而陽鐘應之。止而濟之以動。則無廢功。所謂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者。

此也。古之君子必佩玉。其色有蒼白赤之辨。其身有角徵宮羽之應。其象有仁智禮樂忠信道德之備。或結或垂。所以著屈伸之理。或設或否。所以適文質之儀。此所以純固之德。不內遷。非僻之心無自入也。

存疑

鄭氏康成曰。徵角在右。事也。民也。可以勞。

孔疏樂記角爲民徵爲事

宮羽在左。君也。物也。宜逸。

孔疏樂記宮爲君羽爲物

案步之中節。與射之中節不同。射必歌詩爲節。故曰何以聽。

何以射。步不必有人隨之歌詩也。孔謂於趨歌采齊行歌肆夏之詩。天子容有之。而鄭謂君子士以上亦槩言君子無故玉不去身耳。士以上之君子無不佩玉者。其佩玉必無不中徵角宮羽之節者。趨行雖不必如天子之歌詩。其步之疾徐

要無不中兩詩之節者。玉之鏘鳴。因其周折揖揚而孔尤畫地以計。二節以走。一節以趨而執玉不趨。執韋不趨。則異其事也。君行一。臣行二。大夫繼武。士中武則異其人也。孔謂寢門外至應門趨寢門內至堂行。則異其地也。至右徵角。左宮羽。則大約言玉聲所中。以起下鏘鳴之意。必以左右分尊卑勞逸。似迂。又言玉最厚者宮。最薄者羽。則衝牙所觸而有聲者。止兩璜無四璜也。諸儒論音不已。且進而論律。以兩璜而中十二律。恐無是理。其說每有求之太過者。姑存而附論之。君在不佩玉。左結佩。右設佩。居則設佩。朝則結佩。齊則結結佩而爵韠。齊側皆反。結側耕反。



鄭氏康成曰。謂世子也。孔疏。臣之朝君。備以盡飾。當佩玉。今云君在不佩玉。故知非臣。

下云世子佩瑜玉。出所處而君在焉。孔疏下云朝則結佩。謂是以知世子也。朝時明此出所處與君

同在一處。則去德佩而設事佩。辟德而示卽事也。孔疏去玉非朝處也。則去德佩而設事佩。辟德而示卽事也。佩示己無

德。設事佩示有勞役之事。以奉於上也。結其左者。若於事有未能也。結者。結其

綬。不使鳴焉。居則設佩。謂所處而君不在焉。朝則結佩。朝於

君亦結左也。結屈也。結又屈之。孔疏謂結其佩又屈上之也。思神靈不在

事也。爵韞者。齊服立端。孔氏穎達曰。右設佩者。謂事佩本

燧大觶之屬也。朝結佩及設佩。亦皆謂世子。齊則結結佩。則

謂凡應佩玉之人。非唯世子也。又曰。熊氏皇氏竝謂諸侯

以下。皆以立端齊。而以爵韞爲韞。同士禮。以其齊故不用朱

韞。素韞義或然也。方氏慤曰。言君在不佩玉。又言左結佩

右設佩。則知所結所設者。非德佩也。事佩而已。居則設佩者。

此言德佩也。居謂燕居。朝謂朝於公侯之時。居則設以示德。音孔昭。雖燕而有所不忘。朝則結以貊其德音。自謙而有所未發也。旣曰君在不佩玉。又曰朝則結佩者。所謂朝則在朝之時。所謂在則退朝之所也。退朝之所。父子之道也。在朝之時。君臣之義也。子有代父之嫌。而臣無代君之禮。故退朝不佩玉者。子避嫌於父也。在朝必佩玉者。臣盡禮於君。子亦臣也。蓋各有所主而已。朝雖佩玉。然猶結之。則又有別於君臣焉。齊則結佩而爵韠。凡致齊者皆如是。當是時。君不得以朱。大夫不得以素。佩之聲則靜而不譁。服之色則幽而不著。凡以陰幽思而已。陳氏祥道曰。齊所以著精明之德。佩旣結矣。又從而屈之。不以徵角宮羽之聲散其志也。